

巴金與「文學叢刊」

——衡人論藝之二

陳徵毅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退休副教授

一、引言

巴金一生編過二種刊物，一為《文學季刊》，自1934年1月1日至1935年12月6日，為期二年；一為「文學叢刊」，自1935年至1949年為期十四年，前者主編為鄭振鐸，巴金參與編務。鄭振鐸為作家兼評論家，祖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生於浙江永嘉，靠親友協助赴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課餘讀了不少西方社會學著作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啓蒙。1919年11月與許地山等人創立《新社會旬刊》，翌年與茅盾等人成立文學研究會，1922年主編《兒童世界》，寫了許多作品，為中國兒童文學起了開山作用，1925年五三慘案發生後他與葉紹鈞等人創辦《公理日報》，1927年組織上海著作人公會，參加三次革命活動，創作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回到上海。1931年，鄭振鐸赴北京任燕京、清華兩校中文系教授。1934年出版《中國文學論集》及《佻儂集論文集》，此時參與大型刊物《文學》和《文學季刊》編務。1935年任上海暨大文學院長暨中文系主任。1957年編出中國文學研究三冊包括1949年以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所涉及各領域專題反映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率領中國文化訪問團出國途中因飛機失事而喪命，享年六十歲。

《文學季刊》共出二卷八期，每期約為四十萬字，主要以忠實誠懇的態度，為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為宗旨，發揚五四文學傳統，作者以當時集中在北方的前衛作家為主體，加上一部分上海的左翼作家，其中清華等校出身的作家曹禺、吳組緝等人在此嶄露頭角，前者發表了〈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重要小說作品有老舍的〈黑白李〉，巴金的〈電〉，蕭軍的〈羊〉，張天翼的〈兒女們〉等。魯迅在此發表過數篇雜文。詩歌作者有卞之琳、臧克家；散文作者有何其芳、麗尼等，彼等作品皆能反映中下層人民的生活與民族苦難，在藝術風格上一般具有清麗哀婉、篤實、精微、優美的特點，繼承五四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還注重文藝批評和文藝研究，促其與創作混合編排。

二、受魯迅鼓勵主編「文學叢刊」

「文學叢刊」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刊物，主要由於巴金受到魯迅的鼓勵和慫恿，巴金自幼心



儀魯迅，深受魯迅思想和作品的影響，尤其他所寫的〈家〉即受〈狂人日記〉的影響，兩者都在控訴封建制度和舊禮教對青少年的摧殘，巴金苦無拜見魯迅的機緣，直到1933年以後才有機會，其時巴魯同為《文學雜誌》撰文，在一次文學社團的宴會中，巴金見到仰慕已久的魯迅，此次會面巴金感到有點意外，魯迅個頭矮小，比乃妻許廣平矮小，出門都不並肩而行，這位寫起文章犀利尖銳的大作家，本人卻是親切和藹且風趣。

第二次見面是1934年12月，巴金擬赴日旅遊，文學社幾個朋友在上海南京飯店為他餞行，令他意外的是魯迅也來，魯迅曾留學日本，算是日本通，向巴金介紹日本的風俗民情，還講述幾個因語言不通而鬧出的笑話。第三次是1935年9月，巴金自日返國後，魯迅和他交往開始熟絡，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任總編輯，魯迅把叢書交由巴金發行，巴金佩服魯迅嚴肅認真的處世態度，而魯迅稱許巴金有品質有朝氣，這是魯迅把作品交付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要原因，受魯迅之慫恿辦一份非營利性之刊物——「文學叢刊」，自此付諸行動。魯迅曾希望有一個書坊不只為了賺錢，而應向民眾譯介一些好的外國文學名著，「文學叢刊」的出現正好實現了他這個平常的小夢。

「文學叢刊」為現代文學叢書，由巴金主編，自1935年底至1949年初，陸續出版十集，每集十六種，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評論等，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出版。

巴金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後，即著手出版「文學叢刊」，並得到茅盾、魯迅的支持，先後編入魯迅的《故事新編》、《夜記》以及茅盾的《路》、《印象感想回憶》。其中，《故事新編》共收八篇歷史題材作品，魯迅稱其為神話傳統及史實之演義。

三、魯迅《故事新編》精心力作

〈鑄劍〉中的宴之敖者，他不是從個人恩怨出發，而是為著民眾的利益去向統治者復仇，他以冷峻的目光審時度勢，同時又有著極為熱忱的心胸，他的博大胸懷和義無反顧的捨身精神，令人崇敬。他說在文學作品中縱使寫的是妖怪，也未必沒有誰精神上和他不相像，〈鑄劍〉的內容是神異的，宴之敖者等藝術形象卻又確實與生活中的人物精神相像，有著現實的投影，是生活的昇華，並且寄託著作者的理想。

〈非攻〉的故事是史書上有記載的。魯迅筆下的墨子是一個代表庶民利益的知識份子，主張兼愛、非攻、尚俠、好義，作品在描寫他「阻楚伐宋」的過程中，高度讚揚他的機智，勇敢和不畏艱難險阻的奮鬥精神。

魯迅描寫歷史和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擴大了題材的表現領域，他善於從這些人物身上發現歷史與現實的聯繫，並在藝術描寫中展現自己的理想，給人以生活的啓示和戰鬥的鼓舞力量。

1935年在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之際，魯迅日益關注形勢的發展和文化思想的動向，他著文批判日蔣共同鼓吹尊孔復古中日親善主張，為了刨壞種的祖墳，揚民族的正義，魯迅寫了〈理

水》等四篇歷史小說，與1934年的〈非攻〉和1927年的三篇編成《故事新編》，這是歷史題材和現實鬥爭實際結合的一部傑出作品。

他保持小說的現實主義反映歷史人物的主要精神，當他越戰越猛時，原有肺病日益嚴重，1935年魯迅在健康大不如前的情況下，仍由巴金的「文學叢刊」推出八篇於第一集，可謂盛情可感。魯迅病重時仍透過黃源捎口信表示願為「文學叢刊」第4集，再編一本集子，是散文集定名為《夜記》，他親選4篇文章，可惜魯迅未能編完就去世了，由其夫人許廣平在其逝世三個月後代為編成，這本散文集於1937年4月出版。《夜記》包括〈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事〉與〈我要騙人〉等篇，曾引起爭議，許廣平說：「除了魯迅先生我們再從什麼地方找這樣大膽的抗日的正當言論呢？」

而茅盾推出《路》（1931年作品）排在第1集。以1930年武漢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大學生的覺醒過程，體認到只有前進才有活路的道理。另外《印象感想回憶》是描寫世態炎涼政治腐敗的現象之散文，大都屬於急就章，不如魯迅的精緻。另外王統照的詩歌集《江南曲》和鄭振鐸的文藝論著《短劍集》也收入此套叢書。

此套叢書以編選出版三〇年代以來的作家作品為主，其中不少是他們的處女作或成名作，這套叢書出版當時的青年作家著作有曹禹的〈雷雨〉和〈日出〉。

曹禹是湖北潛江人，出身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常與巴金一起看戲。代表作〈雷雨〉為四幕悲劇，它通過周魯二家八個人物前後三十年間複雜的糾葛，寫出舊家庭的悲劇和罪惡，劇本雖從性愛血緣之角度寫了一齣家庭悲劇，但客觀上也反映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的某些側面。〈雷雨〉在藝術上達到了較高成就。他對舊家庭生活非常熟悉，對所塑造的人物有著深切的了解，對人物性格的把握相當準確，周樸園專橫偽善，繁漪的乖戾不馴，都予人以鮮明的印象，〈雷雨〉接受希臘命運悲劇的影響，洋溢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劇氣氛。作者善於把眾多的人物納入統一的情節結構之中，再加上語言的活潑生動，使其獲得空前的成功。

在詩歌方面，卞之琳的《魚目集》，臧克家的《運河》，艾青的《北方》等詩集都很叫座。艾青是艾未未的父親，是繼聞一多之後推動新詩之人，他認為詩與偽善絕緣，詩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撼人，喜怒哀樂和人相一致。1939年所寫《北方》，普獲好評，排在第7集。他認為詩人須比一般人更具體把握事物的外形和實質，他主張自覺性地運用形象思維於詩歌創作，給思想以翅膀，給情感以衣裳，給聲音以彩色，給顏色以聲音。又如何其芳的詩集與沙汀的長篇小說《還鄉記》重名，巴金特將前者改為《還鄉雜記》。

四、蕭軍之《羊》生動感人

蕭軍本名劉均，1908年7月3日生於遼寧，為東北作家群最出色的一位。他所寫的短篇小說〈羊〉，既感人又深沈，證明他在此方面具有潛能，他認為基於政治理由而把一個愛國者繫於



自己國家的監獄，是絕對不公義之事。

〈羊〉寫「我」與妻因政治理念不同，得罪當權者，被關入囚樓的兩側，雖佔有寬敞之屋不必幹活，有吃有睡消費著地板、鞋、自己的壽命和青春，但後悔自己不是偷羊賊，被浸在無色的帶糖味的毒液中，會變成一具軟骨症的死骸。

人詢問「我」為何來此？「我」答：「因為我喜歡看海」，本來每天有二十分鐘可散步，因涉嫌提供鐵絲給偷羊賊而被取消。某日偷羊賊叫人把鐵絲送進牢裡，晚間睡覺時把刑具打開，舒服地睡，直到天亮還不起來，偷羊賊如何被處置？當然送進黑屋子。

一個看守人的棒子在他的肋骨和胯骨突出之處敲打，另一個胖子扭開他的雙手，他的聲音聽來只是一個臨死之人癱了的喘息。他最在意的是棉袍。應該給娘郵寄回去，而「我」願代勞。

兩個來自俄國的少年老大叫郭列，14歲，老二叫阿列什，11歲，他倆在上海為了過節喝醉了酒，打破玻璃。父母不願賠償被關了一天一夜，在虹口派出所被搜去五元，問「我」會不會被沒收，「我」說：錢不是贓物不會沒收。最近兩人來信說他倆已回到哈爾濱，國家許可通過西伯利亞回到祖國，你看夠海了嗎？「我」答：還沒看夠。〈羊〉塑造了東北人民質樸而堅韌的靈魂，初步形成雄渾深沈的藝術風格。

五、巴金散文攝取生活之片斷

巴金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散文有〈龍虎狗〉、〈懷念〉等。其中根據奔走各地見聞寫成的通訊，不但留下作家本人顛沛流離的生活紀錄，而且著重描寫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人民的不屈意志，字裡行間跳動著全民抗戰的時代脈搏，抗戰爆發前夕，他開始散文詩的寫作，以飽含詩意的筆墨闡釋人生哲理和領悟。他創作了〈神鬼人〉、〈髮的故事〉等，大多取材外國作品，除了少數有關歷史文獻傳記為素材改編之外，大多是通過自己在國外生活與外國友人交往中觀察體會得來。巴金的《小人小事》排在第8集。

六、對羅淑由生前照顧到死後

巴金對羅淑的照顧由生前到死後令人感動無已，巴金先認識其夫婿馬宗融，1929年某日曾相偕赴上海戲院觀賞德片「浮士德」，透露其正在追求家鄉師範女生的秘密，不久，馬氏由四川把舉止大方笑容可掬的羅世彌帶來與巴金晤面，言明即將相偕赴法，馬赴里昂中法大學任職，羅赴法尋兄，次日即將啓程。四年後馬氏夫婦返國，馬在復旦大學任教，羅在高中任教，兩家相隔不遠常相往返。1938年2月27日在成都產下一女，二十日後即因產褥熱而去世，待巴金如親弟的羅世彌驟然逝世，使其悲痛無已，巴金為其取筆名羅淑並編成《生人妻》一書，納入「文學叢刊」第5集，該書包括〈生人妻〉、〈橘子〉、〈劉嫂〉、〈井工〉等五篇。

另將法國女作家司塔爾科瓦，自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原著《何為》法文本譯成中文，

羅淑死後，巴金爲其編輯《地上的一角》、《轎夫》、《弄堂裡的叫賣聲》、《阿牛》、《撈糞草》等五本書排在第1集。馬宗融死後，巴金把他們的兩個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撫養以慰朋友之情。

七、提拔無名作者

黃裳是巴金三哥李堯林在南開中學所教門生，素來崇拜巴金，常央託李老師代求巴金簽名。抗戰軍興，黃裳赴重慶、桂林，幾次都找不到巴金，雖然失望但不灰心，赴印半工半讀，編就散文集《錦帆集》覓致巴金地址，將稿寄給巴金，不意竟爲他出版了，更意外的是收到巴金回信說已編入「文學叢刊」第9集，可惜那封珍藏幾十年的信，在可恨的文革期間被毀了。

田濤與巴金也素不相識，1936年田濤把自己的稿子寄請大作家巴金代尋出版之處所，巴金不覺其冒失，而認爲這是年輕人對他的信任，於是把稿子介紹給一家書店，但稿子送出後便無下文，何時出版杳無音訊。北平淪陷後巴金回到大後方，無從詢問文稿的去處，可是處事認真的巴金，覺得每一篇文章皆爲心血寫成，無理由不予重視，既然無法取回原稿，便自行花費時間翻閱各報刊，尋找作者以前發表過的文章，按照年代把它編排起來，組成一本集子，戰爭期間巴金所能見到的報刊不多，但他還是盡力去做。巴金將書名取之爲《荒》排入「文學叢刊」第6集，希望作者在工餘之暇來認領這本小書，同時原諒他工作的草率。

八、為亡故者編書

鄭定文是巴金不相識的青年作者。他曾是上海儲能中學一個事務員，中學畢業後無力升學，只好在學校找了一份差事，繁忙瑣屑之餘不忘看書，上海淪陷後在柯靈主編的《萬象》雜誌發表幾篇小說，惜因巴金正在內地未能見到其作品，勝利後巴金回滬，《萬象》早已停刊，鄭定文也在蘇南因跳水救人身亡，本來巴鄭二人無緣相識，但某日，巴金收到魏紹昌寄了一批鄭定文稿子來，並委託巴金代爲編選，看到魏紹昌送來一摞稿子，細讀之下被小說中人物深深感動，覺其文筆自然流淌出來，好像一個親切忠實的作者就站在巴金面前。

巴金決意把這位救人亡故的作者之小說集編成《大姊》，並納入「文學叢刊」第9集。巴金寫信把這個想法告訴魏紹昌，不久魏紹昌又補寄了一批鄭定文的稿子來求他代編，巴金感於魏紹昌對亡友的「不渝的友情」，以及對鄭定文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欽佩，欣然同意擔任此項工作。一如爲其他友人編書一樣，認真細緻，照例寫一篇「後記」去讚譽他的寫作才能和藝術良心，同時也爲惡濁的環境和貧困的生活扼殺一個很有前途的年輕作者而大聲疾呼。巴金惋惜的不僅僅是鄭定文，他是在控訴整個黑暗社會對青春美好事物的摧殘與扼殺。

九、「文學叢刊」區分三階段交叉進行

「文學叢刊」綿延十四年，共編纂86位現代作家的160種作品，是出版時間最久，內容最



為廣泛豐富，作品的思想水準較高的一套叢書，此套叢書再版多次，是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套叢書。巴金全心全力即使最困難的境地和歲月也不放棄。

共分三個階段：(1) 1935年11月—1937年5月發行1至4集，(2) 1937年5月—1945年8月發行5至7集，(3) 1945年12月—1949年4月。發行8至10集。

作者群龐大而多層次——(1) 與魯迅關係密切的左翼作家；(2) 巴金在北京編《文學季刊》時結識的朋友和作家；(3) 在上海與文化生活出版社關係密切的作家；(4)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及抗戰勝利後在上海的一些作家。

不論名望一身之老作家，或初露頭角之新芽或情投意合之老友新朋乃至素不相識者，都可加入本叢刊之陣容。最令人追悼的是1942年4月13日留守叢刊辦公室的陸蠡先生竟為日僞所害。至今令人哀悼不已。

十、結語

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1947年巴金來臺借住臺大外文系黎烈文教授家，停留兩週後，便由基隆乘船返上海，巴金與蕭珊由互相仰慕而生愛意，與臺灣文壇如柏楊與張香華、沈君山與曾麗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巴金曾於1982年獲義大利但丁國際文學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獎，表揚他在文學上的貢獻，1984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聲望之高罕有其匹。

巴金一生編過的雜誌很多，包括《半月雜誌》、《警群月刊》、《平民之聲月刊》、《文學季刊》、《文藝月刊》、《收穫雙月刊》等，而巴金與靳以在三〇年代創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影響力巨大而深遠，這個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叢刊」，培植了不少新進作家，諸如蕭紅、蕭軍、沙汀之作品，成名作家茅盾、何其芳都曾與它發生過關係，為中國文庫增加了可觀的財富。

巴金在「文學叢刊」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稿，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展，需要消耗自己的精力。

他過去搞出版工作，依靠二種人——作家和讀者，得罪了作家他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他編的書就無法編下去。他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臺灣若有像巴金這般熱心誠懇樂於提拔後進的編者，年輕作者就有福了。📖

參考書目

1. 陳徵毅 (2009年2月)。一書一世界 千里問新知。臺北市：文史哲。
2. 劉屏 (2003)。一個小老頭，名字叫巴金。天津市：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